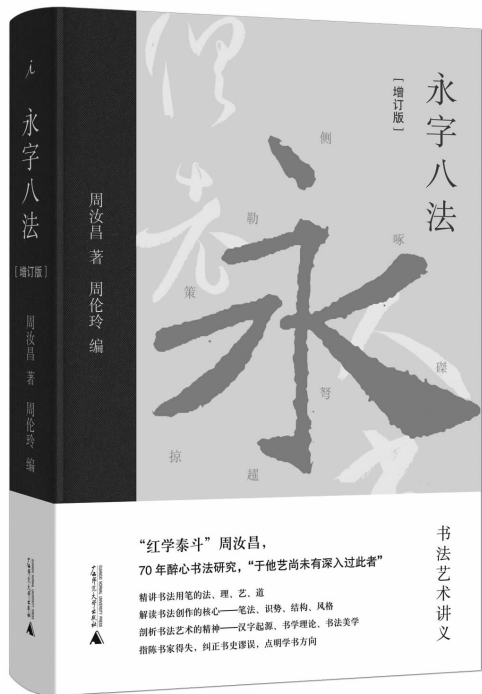


写给大家的书法艺术讲义

“红学泰斗”周汝昌70年书法研究心得《永字八法》增订版出版

《永字八法——书法艺术讲义》(增订版)
周汝昌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1月

对“书学”下功夫,比 对“红学”多得多

周汝昌对“书学”下功夫,也比“红学”早得多。他的学书经历并非一路坦途。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就善书法,在当地小有名气,一年到头求书者络绎不绝。只是,父亲虽然写得一手好字,却从来不直接教他怎么写。他小学时临过颜、柳,中学的时候学习魏碑。直到有一天,四哥周祐昌看见了周汝昌的字,皱着眉头叹气说:“你这个字怎么越写越难看。”

周汝昌恍然大悟——“原来我的字在哥哥眼中这么难看”。于是立刻调整学书方向,不再追摹魏碑。后来,他慢慢摸索,仔细阅读读帖,开阔眼界,由欧阳询书法,上溯“书圣”王羲之。至此,周汝昌总算找到了自己的学书方向:晋字代表着中国书法的高峰造诣,是书法学的真正命脉。

在他成长的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战乱频仍,生活困苦,学书条件并不优渥。1940年秋,周汝昌入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谁知只读了一年半,燕园便被日军侵占,学生被迫解散。1941年冬,周汝昌回到天津咸水沽家乡,为逃避汉奸的搜索,遁居在“暗室”中,以书法为寄托。

他自己曾说:“我是自幼失学、没有良师、盲人瞎马地摸索一点可以通窍的道路。”他发愤著书,将自己的学书心得与见解,一笔一墨落在纸上:1947年,他完成《欧书皇甫碑新跋》,考证欧阳询的《皇甫君碑》,提出此碑乃欧阳询晚年之作。1965年,郭沫若提出《兰亭序》文字与书法皆为伪作,周汝昌广泛搜集《兰亭序》版本,撰写《兰亭秋夜录》,力辨《兰亭》的真伪优劣。1973年,岁在癸丑,正值《兰亭》诞生之后的第二十七个甲子,他再次为《兰亭》撰文,是为《兰亭综考》。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他寓居避震棚中,完成第一部书法著作《书法艺术问答》。《书法艺术问答》先在香港出版,1982年在内地出版,首印10万册。1985年再版时,印数达20万册。这本书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1981年,周汝昌完成书法理论文章《说“道媚”》,澄清“道媚”这一书法概念的内涵,认为“道”是骏爽峻利,“媚”是风度气韵,“道媚”是从神气方面来形容王羲之的书法,而不是骨力和姿态。顾工点评道:“周汝昌以两万字的篇幅来考证‘道媚’的真实含义……周先生的文章,结构之绵密,语言之精炼,也颇具羲之‘道媚’之意。”

2001年,周汝昌在女儿周伦玲的协助下,将《书法艺术问答》与平生写作的重要书论文章,编辑整理成《永字八法——书法艺术讲义》一书。

今年是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十个年头,经过修订,推出了新版的《永字八法》。《永字八法》汇集了周汝昌70年研习书法的经验见解,更是他写给后辈的书法讲义。

由笔法入书法,窥见 中国传统精神

笔法,作为中国书法规律的重要内容,是周汝昌《永字八法》的核心。

周汝昌提出:书法的事,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用笔、结构、风格。学书法,关键在于用笔,不妨说,学书法就是学用笔——笔法。所以,必须由讲求用笔入手。

在古代,书法学习一般是师徒或父子“口传手授”,而传授的核心内容就是笔法。传说王羲之十二岁时,发现父亲把前代人的笔法藏在枕头里,于是“窃而读之”。到了自己晚年时,写《笔势论》一篇,将笔法传授给儿子,并嘱咐说:“勿播于外,缄之秘之,不可示之诸友。”

古代文献记载中,关于“笔法”的论述很多,有传为卫夫人的《笔阵图》,传为蔡邕的《九势》、梁武帝萧衍的《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唐高宗李世民的《笔法诀》、唐孙过庭《书谱》等等。古人注重个人体悟,注意体察玄微,由此总结出来的书法用笔经验,就会有很多个性化的元素,但内容主旨上往往大同小异。

其中备受推崇、流传最广的,当属“永字八法”。张怀瓘曰:大凡笔法,点画八体,备于永字。

何为“永字八法”?它是指中国

提起周汝昌,大家第一反应多半是红学泰斗,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的确,周汝昌在大学时发表的关于曹雪芹的文章,就已经得到胡适的关注;三十几岁时出版的《红楼梦新证》,在文化界引起轰动。更别说他后来系统、全面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著书立说,笔耕不辍。但他曾不止一次说过:我对“书学”下功夫,比对“红学”多得多。近日,周汝昌70年书法研究心得《永字八法——书法艺术讲义》推出全新修订增补的20周年纪念版。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汉字的八种基本笔画——侧、勒、弩、趯、策、掠、啄、磔。

这些命名看似奇特,但其实均有隐义——多和“六艺”之中的“御”,即驭马驾车的技艺有关。意在表明,书法之道,应像驾驭车马一样“驾驭”笔、墨、纸、字形、字势、线长、架构、风神姿态……

在钻研书法70年的周汝昌看来,汉字书法迥异于简单的“画道道”、作“几何学的线”。笔的运行轨迹本身美,迹内又复蕴含着用笔、运笔、行笔、换笔的诸多兼美。“八法”并不完全,但它是由隶变楷之发展阶段的重要“总结”和“榜样”,书法的基础课与基本功也奠位于此。

“永字八法”是中华书法的基本功,也是理解“书”之有“法”的必修课。如今,“永字八法”已然成为中国书法的代称。这也是这位“红学泰斗”将自己的书法著作命名为《永字八法》的立足点。由此可见,“永字八法”不仅指笔画名称、用笔方法,还暗含了书体演变的线索。

在《永字八法》中,我们不仅能窥见周汝昌的书学源流、理论观点,亦能看出他对书法之酷爱与痴迷,以及数十年如一日所下的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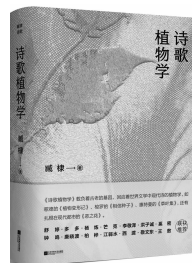
上编《书法艺术问答》“答疑解惑”——模拟古人“口传手授”的教学方式,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实实在在解答了书法学习中遇到的问题:选狼毫笔还是羊毫笔,初学者由篆、隶入手还是从楷书入手,学碑还是临帖,一定要中锋行笔吗,“藏锋”“锥画沙”“屋漏痕”的内涵,“八法”诞生的来龙去脉,执笔、用笔、运笔的技巧……

中编《书道圣经》“更进一步”——追溯书法的源流,剖析书法美学中的几个关键词——沉着、劲险、明利、道媚等等,从更宏观的角度阐释了书法艺术的历史与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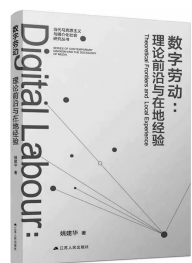
下编《书法的奥妙》“步入堂奥”,就书学笔法、“道媚”之内涵、中国书法“聿(字左下还有两撇,音津)学”之起源、石涛“一画”论与中国书画艺术的精神等,进行专门探讨。

三部分内容层层深入,由笔法人书法,又在艺理的层面上讲述书法艺术之美,从书法中窥见独特的中国传统精神。

新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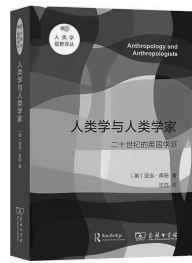
《诗歌植物学》为臧棣自写诗以来,关于植物的诗歌全集。全书290首,涵盖了日常生活中所能见到的全部植物,是诗歌史上罕见的集中书写植物的诗集,也是臧棣诗歌中独树一帜的一脉,有着高度的丰富



为什么我们在互联网上的每一次浏览、发布、转发、点赞、评论,都是在为资本“劳动”?在传播新科技的突飞猛进将劳动数字化、数字技术使用者“劳工化”的趋势下,数字劳工作为新的分析范畴,逐渐



本书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旨在为传统祛魅,对新世纪以来,国人趋之若鹜的“国学热”作历史角度的分析。语言轻松幽默,言说的背后又带有对当代文化的关切。可读性与内容扎实兼备的六篇历史小品文。第二和第三部分,是葛兆光多年来,治学研究的当行本色。从周边看中国,何以中国,这些当下读书界耳熟能详的命题,正



本书主要论述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黄金时期(1922—1972)这门学科的发展,以及当时著名人类学家的思想及其交锋。书中所论述的这段时期正是现代人类学的形成和发展期,其论述对于今天我们理解这一学科的主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探寻如今错综复杂的学科话语体系的根系脉络及其土

性和充足的话题感。它载负着古老的基因,回应着世界文学中现代诗的植物学,如歌德的《植物的演变》、梭罗的《相信种子》、惠特曼的《草叶集》,还有扎根在现代都市的《恶之花》。

臧棣的诗歌,表达着他对于世界、生命和语言隐忍的热爱。他的节制、犹疑,使他对事物作出精密测量的同时,也迷恋于词语的独特构造和诗艺的繁复表达。生活深度,物质表象,语言和语言、语言和感觉之间的细微差异,都是臧棣的诗歌主题。他的写作,既是一次内心的辩论,也是一种语言的争吵。

成为传播劳动研究领域的前沿。本书通过对数字劳动研究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两个维度的系统性分析与探讨,希冀建构经典与实践、理论与现实的对话场域。一方面启发读者深入思考数字劳动问题,充分发挥经典理论的思想潜能,以此来穿透实践与现实,同时为相关研究者打开广阔的想象空间,也使本书具有更强的反思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让读者切身感受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二元张力,以实践引导对理论的理解,更为深刻地洞察资本、技术与劳动三者之间多重复杂的勾连关系。

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如何与世界相处的一种自我定位。这里面的八篇文章,正是在这个支点上展开,有对中国典籍,特别是地图的新认识,也有多包括朝鲜、泰国(暹罗)、缅甸的新知。读来引人入胜。第四部分,名之曰游学,是作者连续三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交流的侧写,它展现的是历史学家更为感性的一面,历史学家看历史学家,是抛去故纸堆后的英雄相见欢。第五部分,可谓之治学,与第一部分也有一定的呼应。在多年的教学中,葛兆光对人文学科、学术史、思想史都有自己的新的体验,这些体验都是创建,也是痛定思痛的反思,对后来人是一种启迪。最后,一部分写作附录,其实也可叫前史,从葛兆光的来路身世,谈到他的求学,以及研究。

壤,思考它的历史性和局限性,并以此反观当下涌动的诸多新思潮、转向和动议,均具有重要意义。本书在论述学科发展历程时,联系民族志和理论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以及人类学家所受教育背景和性格,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作者把聚光灯打向了研究者本身,把奠定学科基石的人类学家当作一群特殊的“土著”来研究,这种研究视角本身是一种“去魅化”的过程。其文本本身亦称得上是以人类学学科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在本书作者把知识生产看作一个有机的、社会性的、带有政治意味的过程。在当时体现出了一种超前知识论视角。

现代快报+记者 张垚